

畿輔通志卷一百六

略六十一 經政十三 漕運二 海運

秦

秦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腴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

謹按

日下舊聞考北河即白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文獻通考謹案山居贅論禹貢言浮於江海達於

淮泗又曰夾右碣石入於河是貢賦之道未嘗不兼用海也秦人飛芻輓粟起於黃腴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其制未盡非而用民失其道矣說者謂海運作備於秦而效法於元豈通論哉

魏

武帝征蹋頓從洵口鑿渠徑雍奴泉州以通河海

三國志魏武帝紀

晉

咸熙四年趙王虎代燕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於樂安城

晉書載記

唐

神龍初姜師度爲河北道監察兼度支營田使於薊門北漲水爲溝以備奚契丹之寇又循魏武故跡並海鑿渠以通餉

路人咸利之

樂亭縣志

開元二十八年分盧龍石城二縣置馬城通水運幽州刺史

領之上

同

明皇事邊功運青萊之粟浮海以給幽平之兵

通州志案日知錄唐

謹

時海運之事不詳於史蓋柳城陷沒之後至開元之初新立治所乃轉東南之粟以餉之耳及其樹藝已成則不復資於轉運非若元時以此爲恒制也舊唐書宋慶禮傳張九齡駁諡議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背是稱樂都其來尙矣往緣趙翩作牧馭之非才自經隳廢便長寇藁大明臨下聖謀獨斷以數千之役徒無甲兵之強衛指期遂往稟命而行傳檄城爲金湯之險林胡生腹心之疾尋而罷海運收歲儲邊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運之勞較其優劣孰爲利害此罷海運之證

宋

熙甯七年京東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則穀賤可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運之朔方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相度訖無施行

文獻通考

遼

太平九年燕地飢戶部副使王嘉請造船習海漕者移遼東粟餉燕議者稱道險不便而寢

遼史

金

明昌三年四月尙書省奏遼東北京路米粟素饒宜航海以達山東昨以按視東京近海之地自務清口并咸平銅善館皆可置倉貯粟以通漕運若山東河北荒歉即可運以相濟

制可

元史

元

至治元年正月漕司言夏運海糧一百八十九萬餘石轉漕往返全藉河道通便今小直沽汴河口潮汐往來淤泥壅積七十餘處漕運不能通行宜移文都水監疏濬四月十一日

入役五月十日工畢

元史

至元十九年始海運初朝廷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由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爲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等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造平底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沿山求嶼風

信失時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

元史紀事本末

二十年用王積翁議令阿巴齊等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孟古岱言海運之舟悉至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灤兩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猶未專於海道也

元史

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爲四府是歲遂罷東平河運

同上

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令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海運

同上

二十八年省臣奏姚演言奉敕疏濬灤河漕運上都乞應付沿河蓋露園工匠什物仍預備來歲所用漕船五百艘水手

一萬牽船夫二萬四千臣等集議來歲東南荒歉民力刁弊舟調夫其事非輕一時並行必致重困請先造舟十艘量撥水手試行之如果便續增益制可其奏

元史

謹案元會通河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歲不過數十萬石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其並海運河者自三岔口有二道一由直沽經白河至通州一由娘娘宮經糧河至薊州一由蘆臺經黑洋河蠡沙口清河至灤州

二十九年用伯顏議初通海道漕運直抵直沽以達於京師立運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璧爲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及三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於京師內外官府吏士人民無不仰給於

此

河間府志

至正二年中書參議李羅帖木兒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
南高麗莊一百餘里創開新河一道放西山金口水東流合
御河接引海運至大都城內輸納是時脫脫爲中書右丞相
奏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脫脫排羣議務在必行興工閱月
而畢起閘放金口水流湍勢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及汝潁
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
地貢賦不供海運之舟不至京師

同上 明張溥歷代史論
天下有三大利曰西北水

田曰導河入衛曰海運河導河之役重大難言而水田海運
便利易舉虞集初上議時當國者疑受田以賄成而中格及
至正之季海運不至國用匱絀朝廷始思集言有海口萬戶
之設歲亦得數十萬石惜行之已晚無救土崩耳議者慮料
角不可越暴風不可測一舟之失米不過千百石而從溺者
率不下數十百人民命尤可念也斷斷難之然都燕全勢北
有居庸醫巫閭以爲城南通大海以爲池非若唐人都秦有
險無水宋人都梁有水無險也主乎河而協以海固可並行
不悖

平

初海運之地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隩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厯西海州海甯府東海縣甯州膠州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後朱清張瑄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觜至三沙洋子江過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過成山過劉島至之罘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最後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二道爲最便云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然視漕州之

費其所得蓋多矣

同上

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策而江南之粟分爲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良法歟

元史

謹按元行海運至元二十年四萬六千五十石至者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至天歷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萬三百六石

明

洪武元年中書省符下山東行省募水工發萊州洋海倉餉永平衛其後海運餉北平遼東爲定制

明史

五月遣潁川侯傅友德往北平備邊疏陳五事言永平民接

運軍儲由鴉洪橋至府道路頗遠宜通青河灤河故道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上嘉其言尋召還

灤州志

謹按明史後三十年太祖以遼東軍餉羸羨第令遼東軍屯種其地而罷海運

永樂元年令江南民糧悉運太倉州於平江劉家港用海船繞出登萊大洋以達直沽歲六十萬一千二百餘石

萬歷會計錄

又納戶部尙書郁新言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以上者道淮及沙河抵陳州潁歧口跌坡別以巨舟入黃河抵入柳樹車運赴衛河輸北平與海運相參淮海運道凡二而臨清倉儲河南山東粟亦以輸北平合而計之爲三運惟海運用官軍其餘則皆民運云

明史

二年命總兵官統領官軍海運又以海運糧到直沽用三板

划船裝運至通州等處交卸水路閣淺遲誤海船回還令於

小直沽收糧一十四萬四千石河西務收糧一十四萬千石

轉送北京

萬厯會
計錄

六年北京軍儲不足以瑄充總兵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

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

明鑒
紀事

十二年海運糧四十八萬八千八百一十石於通州又衛河

饋運糧四十五萬二千七百七十六石於北京所謂海陸兼

運者是也一由江入海出直沽口由白河運至通州謂之海

運一由江入淮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至

薊州謂之河運

續文獻
通考

自濬會通河帝命都督賈義尙書宋禮以舟師運禮以海船
大者千石工窳輒敗乃造淺船五百艘運淮陽徐充糧百萬

以當海運之數平江伯陳瑄繼之頗增至三千餘艘江西湖
廣浙江民運糧至淮安倉分遣官軍就近輓運自淮至徐以
浙直軍自徐至德以京衛軍自德至通以山東河南軍以次
遞運歲凡四次可三百萬餘石名曰支運由是海陸二運皆
罷惟存遮洋船每歲於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糧三十萬
石十二輸天津十八由直沽入海輸薊州而已

明史

謹按續文獻通考十三年會通河成

景泰二年由北塘河口開引新渠由是天津糧艘由直沽逕
寶坻之潮河而上泝於薊州今所云薊運河也至嘉靖三十
四年遏潮河不使入順義順密雲合白河

水部備考

謹案方輿紀要密雲城西楊家莊築塞新口疏通舊道令
白河與潮河合流至牛欄山水勢甚大故通州漕運得達

密雲城下是潮河之在密雲者合白河而下達於通州卽今所云北運河也

明初海運一十三衛管駕遮洋船由直沽海口開洋運至薊州歲有疏虞天順二年以大河衛百戶閔恭言命都督僉事宗勝御史李敏工部主事李尙發軍萬餘開河自新開河起至薊州長四十里舟行無虞定例三年疏濬一次

雍正志

隆慶二年順天撫臣劉應節等以永平西門直抵海口至天津凡五百餘里可通漕路議令永平通判及指揮等官募諸縣民習知海道者與俱赴天津領運仍同原運官軍駕海舟出大洋至紀各莊更小舟運至水平倉其造舟水夫諸僱募轉搬之費取諸漕運糧輕齎及食粟之餘者戶部覆言故事獨薊遼有遮洋船而無永平海運今驅漕卒冒不測之險於

計不便卽如撫臣等言謂以山東河南額派薊鎮漕運分撥折色十萬石俱改本色運至天津交兌永平通判指揮等官徑自領運不必同原運官軍其沿途轉搬入倉工費皆如漕規扣給以原撥永平民運及太倉所發年例如數抵運薊州時從部議

明史

隆慶中運道艱阻議者欲開膠萊河復海運由淮安清江浦口厯新壩馬家壩至海倉口徑抵直沽止循海套不泛大洋

疏上遣官勘報以水多沙磧而止

明史 明梁夢龍海運論 國家都燕財賦自東南而

來者僅恃會通一河識者不無意外之慮若尋元人海運之道並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運未爲非策也又曰元人由海運或至損壞者以起自大倉嘉定而北也若但自淮安而東循登萊以泊天津本名北海中有島嶼可以避風與東南之海渺茫無際者迥異誠議運於此是名雖同於元人而利實專於便易矣

嘉靖二十七年巡視郎中唐順之奏通永平海運遼東巡撫
侯汝諒奏言天津入遼之路由海口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
百里其中漕泊店月坨姜女墳桃花島皆可灣泊順天巡撫
耿隨朝奏勘海道自永平城西下海百四十五里至樂亭縣
東南紀各莊又四百二十六里至天津皆傍岸行舟萬厯初
議開灤河海運守備李惟學勘稱漕道自灤州至王家閘至
樂亭城西南鄭家橋至海口計二十五里俱通潮水略加挑
濬舟楫無阻時皆不果行或行之未久而罷至天啟崇禎間
因添設沿邊兵馬需糧甚多青河卒難挑濬乃從海運由天
津航海三百餘里至樂亭縣劉家墩海口入灤河二十五里
上至銀夯柳倉交卸改用河船運府城西門外盤入永豐倉
計水程自銀夯柳至府西門百八十里春夏秋三時水運至

冬堅冰難行始設陸運海漕既通商舟乃集南北貨物亦賴

以通

樂亭縣志

謹按灤河海運明末行幾二十年至順治初邊圉無警兵衛日削需糧不多海運遂廢

國朝

康熙三十九年清口淤墊

上以海運交部臣議奏總河張鵬翮奏稱淤塞之處再加疏濬來歲

糧船自足通行無誤既而運道通利如所請而止

採訪冊

雍正間藍鼎元奏稱海運在今日確乎可行未果

同上藍鼎元漕糧

轉輸兼資海運疏竊惟京師民食專資漕運每歲東南漕米數百萬由江准運河以達通州百官祿廩滿漢軍民之養殮無不仰給於充裕儲積饒富美矣盛矣顧臣觀山東北直運河水小輪輓維艱有剝淺之費有挨次之守軍夫盡日牽挽行不上數十里其爲力甚勞而爲費甚鉅大抵一石至京糜十石之價不止臣思民食關係重太千萬蒼黎家室之所資

僅恃運河二三尺之水似宜多方籌畫廣其圖以致之欲求
節勞省費之策以爲國家宏遠之圖莫如兼資海運海運
之法在元明行之已有明驗今之海道已爲坦途閩廣商民
皆知之臣生長海濱習見海船之便利商賈造船置貨由福
建用門開船順風十餘日卽至天津上而關東下而膠州上
海乍浦甯波皆閩廣商貿易之地來往歲以爲常天津現有
閩船可問亦罕見有漂溺者且漂溺乃係天數以閩閩市井
數十小民之福命尙能利涉風濤爲仰事俯育之資况
聖天子民依念切爲億萬蒼生造無疆之福命定知海若效
靈舟航安穩與內河如一轍也臣觀元史所載亦歲有漂溺
然以所失之數均配各船每石所少無幾或七八升或三五
合止有一次少至二斗四升以爲大異其視河漕之數同所
得多也臣以爲海運之法在今日確乎可行請先撥蘇松漕
糧十萬石試之遣實心任事之臣一員僱募閩廣商船由蘇
松運到天津復用小船剝載通州視其運費多寡與河漕相
去幾何若試之而果可行請將江南浙江沿海漕糧改歸海
運河南湖廣江西安徽仍舊河運特設總督海運大臣一員
駐劄上海崇明等處兼督三省水師軍務將江南浙江山東
水師官兵改歸統轄調遣巡哨諸洋三省海洋盜案專其責
成裁去崇明總兵官設海督標中軍副將一營左右前後遊
擊四營分撥弁兵押運以二月半春分前後運起八月而止
各運至天津交卸其運船以閩廣趕繪爲主繪大底之船由
崇明三沙放洋東行盡山花島在五沙頭直放黑水大洋取
成山轉西經劉公島登州沙門島萊州大洋入界河以至天